■责任编辑：王春燕 ■版面设计：元之耀 ■责任校对：张君梅 ■编辑邮箱：519393901qq.com ■联系电话：13034771195 5160311

达拉特快讯

响沙 XIANG SHA

2023年8月24日 星期四

3版

我家的老家什

陈骏驰

竖柜

我家有顶竖柜，小时候听父母亲讲，这是家中有点儿年头的古物了。

这顶竖柜有两米二高，一米八宽，八十公分厚。竖柜中间朝外的面上有两扇门子，门子中间接缝处镶嵌有铜片饰物。打开竖柜门子，里面有三节儿，用木头隔板隔开。

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家中的竖柜通体发棕黑色，柜面凹凸不平，摸上去很粗糙，但看上去古色古香。

小时候，我比较贪玩儿，和弟弟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弟弟在门外面，我就打开竖柜门子，钻进竖柜的底节，然后让他找我。弟弟进家后找了半天也没找着，我突然在竖柜里面推开柜门子，“我在这儿呢！”竖柜伴随着我俩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！

1974年，我上了小学，此时大哥正在读高二。当时，学校的伙食跟不上，妈妈便在家中省吃俭用，从每月粮站供应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面粉，做成馒头，然后切成片儿，用炉火烤出来作为干粮，给大哥捎到学校。妈妈在烧烤馍片的过程中，我和弟弟就守在妈妈跟前。当年我俩正在成长期，有道是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。妈妈就给我俩一人一块儿，吃完让我们到外面玩耍。馍片烤好后，妈妈怕我俩偷吃，把馍片装好后就放到竖柜里。在未给大哥捎走馍片之前，我和弟弟趁妈妈不在家，就偷偷地站在大凳子上，从竖柜门子上面开口处把胳膊伸进里面找馍片。当然我俩也不敢多取，每次取上一块，然后一掰两半儿，每人半片儿。吃完再把竖柜门子恢复原状，弟兄俩相互口头承诺谁也不说这件事儿。到了每年八月十五，家里“炉”月饼。“炉”月饼当天，饼子那是可以可劲儿吃的。过了节日，妈妈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周的饼子，每天按一个计算，自己保管。到了周三，我就把七个月饼全部吃完了，弟弟则严格按照妈妈定的规矩一天吃一个。我的早点提前预支了，那后几天怎办呢？我就想着从竖柜里往出偷，做法如偷馍片。可以讲，我家竖柜见证了我儿时偷吃东西的全部过程。

1975年，河曲县一位画匠在村里做活儿。妈妈跟父亲商量，把我们家竖柜重新油一下，原来竖柜的图案黑得不成样子了，父亲同意了妈妈的建议。油匠就被请到了我家，每天家里给好吃好喝，用了一周的时间，我家的竖柜旧貌换新颜。新油过的竖柜正面主体颜色呈枣红色，上面油匠用金线绘制出晋剧《打金枝》的精彩画面。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。新油过的竖柜顿时为我家增色不少。邻居三三两两来我家参观画匠的“杰作”，大家都赞赏有加。我和弟弟也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。

后来，陈家大院经历了几次黄河冻河时河水涨水的冲刷，竖柜由于搬运不便，也未能幸免。水退了以后，我家搬回老宅，竖柜仍在使用。2007年，我们弟兄三人在家乡为父母购买了楼房。楼房收拾好搬家那天，父母在我们的劝说下，把家中的旧家什有的扔掉了，有的送人了。但妈妈却要带上竖柜，妈妈说竖柜陪伴了她一辈子，是她的“小金库”，她还要继续用呢。

现在，这可竖柜还应在妈妈所住楼房的餐厅里，继续发挥着作用！

盘秤

打记事起，我就记得家中有一盘秤，那是妈妈用来称东西的。

父母亲由于从小家贫，没有机会上学，但妈妈却识得秤上的斤两标记。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是国家推行计划经济的年代，我家所有人都是城镇户口，粮、肉、蛋都按户口享受供应。每次买粮回来，对于整袋面粉，妈妈是放心的；对于粮站给零散供应的面粉，妈妈还要用家中的盘秤再称一下，看斤称是否够数，当然每次人家都给称足了。对于食品供应站供应的猪牛羊肉和鸡蛋，妈妈每次也要称。这些都反映出妈妈生活中的认真细心。

当年我二姐、我和弟弟利用星期天去看望老姑，妈妈又把盘秤取出来，从打开口子的面袋子里往出称五斤或七斤面，装在塑料袋子里，让给老姑带去。去了老姑家，我们就跟老人家讲我妈给你带了七斤白面，老姑当然是很高兴的，在我们返回家的时候，把她家产的瓜果梨桃带一堆。二姊家房前屋后的梁上沟底种了好多水果，有大果子、苹果、红枣、桃、葡萄、海棠子、海红子、西瓜和香瓜等。每年夏秋之际，水果成熟以后，二姊父便赶着骡车拉上这些水果来我们村叫卖。在走路过陈家大院的时候、二姊父便把骡车拴在大门口，从车上见般见样把各种水果整一大筐，送到我家门口了。妈妈喊叫二姊父卖完水果回我家吃饭。然后便让我上街买豆腐、打碗汪儿。等她把菜炒出来，便让我到街上看二姊父卖完水果没有。那时候、水果便宜新鲜，售卖也容易，我去的时候、二姊夫的水果已卖完。这时父亲也下班回来了。妈妈把中午准备好的饭菜端到饭桌上，父亲和二姊父连襟俩先得喝一阵。趁此功夫，妈妈把事先用家中盘秤称好的三、三十斤面粉装在面袋子里，让我和弟弟放到了二姊父的骡车上。

我家的盘秤原来连接秤盘和秤杆的是渔网线，有四根。用的时间久了，有的渔网线便磨断了。后来父亲换成了尼龙线绳，但也经不住常用。在我十二、三岁的时候，一天去烟酒门市部吃酒，看见门市部工作人员正在安装灯管，悬挂灯管灯盘的是一种簇儿新的金属链子。灯管安好后，我看见刘兰英姊姊把剩下的链子收拾在土盘里，然后就倒出门外里院的垃圾桶里了。我赶紧跑回里院，从垃圾桶里把几根长一点的链子拿出来，装在兜里回了家。回家把家里的盘秤取出来，一试，正好够，我就把盘秤上原来的尼龙线取下来，换上了一簇儿新的金属链子。

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母亲年龄的增大，我家盘秤使用的频率越来越低。几年前，我回村里问妈妈盘秤还在不在了，妈妈说咱们早就不用了，已经送人好几年了。

今儿说起家中的盘秤，我还挺想念的。

缝纫机

我家曾有一台缝纫机，妈妈说这台缝纫机和我同岁。

儿时我家大人、小孩的衣服，都出妈妈通过这台缝纫机缝制。当时老街上有一处缝纫社，属于集体企业，缝纫社有许多会做衣服的老师傅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妈妈会拉上大几尺布，拿到缝纫社，把家中人的胖瘦高低告诉给师傅，让师傅们给裁剪好后，要回来自己在缝纫机上缝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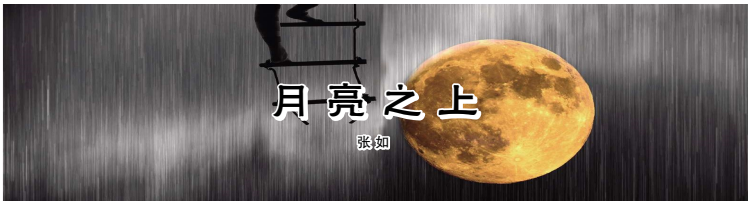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了，不是家中所有人逢年过节都能人人一身新衣服。有时妈妈让布回来，给父亲和大哥每人做一身新衣服，有时给大姐、二姐做一身，如果家中钱宽裕了，就给我和弟弟做。妈妈自己很少做新衣服穿。

上小学后，平时只要妈妈不用机器，缝纫机便是我和弟弟做家庭作业的绝佳场地。我家缝纫机一般放置在家中前炕的砖炕上。砖炕长有两米，宽有一米二。因为临窗，所以光线好，是放置缝纫机和妈妈缝制新衣服的理想之地。

小时候每到“六一”儿童节和过年时分，家中的缝纫机便“噔噔噔噔”地响了起来，邻居便知道妈妈又在给我们做新衣服了！上小学期间，每年“六一”前夕，妈妈就忙开了。妈妈既要给我们弟兄姊妹几个做新衣服，还要接揽邻居亲戚的活儿。一般过“六一”，妈妈给我和弟弟做的是白衬衫和蓝裤子，当然这也不能保证每年“六一”都能享有。裤脚需撩边，这些都是妈妈自己做，撩完边，妈妈用烙铁把裤腿和裤脚烙好，裤子便成型了，我俩便穿上妈妈做的新衣服和父亲买回来的黄色“解放”鞋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去了。到了每年腊月，妈妈和缝纫机就更忙了，不仅要做家中大人、小孩的衣服，还要给左邻右舍的人家做衣服……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们弟兄姊妹几个都参加了工作成了家，再也不用妈妈给做衣服了。父母也不穿缝纫机缝制的衣服了，而是穿上了子女们从商场里买的现成新衣。我家的缝纫机就算彻底“退休”了。

几年前，我回家乡看望父母时，问妈妈那台缝纫机哪儿去了，妈妈带那个机子总也不用，放在客房还是地方，七十年那我没了。我听了妈妈的话，心中隐生出一种失落感。



月亮之上

张如

人类的登月计划早已实现。

既然登月先驱给我们开辟了可行通道，那将来，人类在地球上的旅行疲惫后，想上到月球参观、度假、休闲的确具备了极大可能。

假如，现在就具备了，我想谈谈我的登月计划，那么我登月该备办一些什么家伙什物呢？

月亮之上，也得有衣食住行用，但考虑到行程遥远，或者交通工具限制，我只能做到极简，以居住一年为限，试分别罗列如下：

衣。上衣下裳，内衣，鞋袜。参照地球的气候，特别是中国北方的气候，选择极其必要的四季衣裳。至于布料还是皮件，西服还是中山装，或者夹克，半袖还是T恤，名牌还是地摊货，只要合用就行，像领带、睡衣等这些多余的一件也不带。领带，在地上，也不怎么系，何况登月。睡衣，也有春夏、秋冬各一套，我上去只不过一年，又不是常住，算了。

食。米面、鱼、豆腐。其他什么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、蛋、奶、果蔬、坚果、海鲜等等一律割爱。

住。只能选结实的帐篷，或简易蒙古包相关材质，上去后选合适的地方搭建驻扎。支行军床、铺宿皮褥子，盖棉花被、枕芳表芯枕头。桌椅沙发，就以一支床代替。热水壶，也不必，但至少得有一口锅。

行。估计只能步行。自行车，能不带就不带了。只要到我脚力所能及的地方走走算了。即使上了月球，也未必就要把月球逛遍了。要是月上天气极寒或极热，我大约总在帐篷里待得时间多。或者，风霜雨雪等等什么原因，我能走多远多长？

用。假设月上水、电、燃料是齐全的，首先得有一个灶吧。锅、碗、瓢、盆、杯、盘、筷子、铲子、菜刀、案板以及油、盐、醋、酱，其他餐厨用具如擀面杖、笊篱、勺子、吃手把肉的小刀、水果刀等，以及花椒、干姜、八角、砵卜、草果、白芷、辣椒、白糖、糖酒、胡椒粉、葱、蒜什么的，统统落在家。毛巾、牙糕、牙刷、漱口杯、刮胡刀。洗脸洗脚，另具一盆。月上估计入口稀少，可以无任何避讳，满洒洗澡。还有手机、充电器。

以上，够我生活的了。

另外，有几样我平日在意或讲究的物事，不能忘怀。杯子，既指喝水杯，也指酒杯。喝水，特别是喝茶水，和喝酒的杯子共用，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喝水，固然可以用碗，喝茶就不行了。在地球上，在中国西北边疆，牧人是用碗喝砖茶的，我也用碗喝过。但我有时候要喝点小叶茶，用碗喝就有点不得劲。喝酒用碗更是不行，要带酒杯。如果不带酒杯，我有一只植物酒葫芦，二两装，这个要带的。也就是说，喝茶杯和酒葫芦，千万别忘了带。

茶酒具齐了，茶和酒带什么？茶，带熟普洱。茶那么多，要带够一年的，去超市选，太麻烦——有两个茶饼可以了。况且在地上喝了那么多，喝了那么多年，上了月，可以简化一下。吃饱饭，喝一杯普洱很安适，可消水壁，可熬长夜，又不影响睡眠。可沏可煮，可冷可热，可浓可淡。

酒。带够一年喝的，比茶要占地方。以一周喝一次计，每次二两左右，那一个月就差不多是一瓶。那就十二瓶装的一箱。不带别国的酒，只带中国酒。酒的品类那么多，带什么呢？太白酒吧。茅五剑、西凤、汾酒、古井贡、泸州老窖、北京二锅头、草原白，什么什么，为何独选此种？一是名酒偏贵。二是，有些品牌不一定很合我的口味。此种命名有中国风——秦岭者，中华龙脉也，南北分水岭。太白者，秦岭最高峰。我虽是傍阴山黄河而生，但秦岭在我的心中的分量直有千钧重。太白之名，又让人可以穿越联想到大唐气象。一瓶酒，山河故人，只手盈握。这可以慰藉一个人一点点地球的乡愁。我在地上的生活，甚至可以说是较少“国际视野”的，但既然登月了，而且要生活一年，那这样就大概有点“星球视野”了吧。在两个星球间，产生一点乡愁，总比在地上离故乡几百里的距离而蓝说乡愁更真切。

是的，太白，与中国的秦岭有关。长城长江、黄山黄河、秦岭淮河……我心中的山河。

吃、睡、逛、茶酒，乡愁萦绕在怀。噢，插一句，还须带一点烟。一天一包，三十多条。不方便。带一只烟斗吧。带几盒性价比较高的烟丝。带烟斗不是为了绅士，完全是为了方便计。打火机，可以是打开月光明的钥匙。

有了这些，我在月上的生活可谓完满。

我是不是还要带几本书。地球上的书那么多，想象不出有多少，再说，那些是你必要沾染的么？就我家里的搜罗几本吧。家中的两个书架，也没有必要搬上去，因为我登月是去休闲度假的，不是上去专为读书的，怎么会为书而累。

《周易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……就带一本《老子》。

《老子》论道，谈治国、用兵、修身、养生、贬时……文意深奥，涵蕴广博，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精髓。到月，读《老子》，真正体验一回极端的“小国寡民”——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《老子》只五千言，即使不刻意读整本书，断续读，一年即可读完。

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以及《古文观止》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等读物中，只带唐诗和《红楼梦》即可。看唐诗，就不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古诗十九首》至少登月后，其他都可以不看，就看唐诗。唐诗不是小孩子看的吗？不是，成人也得看，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的DNA。唐诗多矣，拣自己喜欢的看，李白的多看几首，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今停杯一问之。”陈子昂、白居易，杜牧、张继等的诗作也值得读一读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……

古代散文和《西厢记》也可以不看？可以！有一本《红楼梦》就够了。小说，就这一本？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三言二拍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说岳全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儒林外史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围城》《京华烟云》，再没有计划带一本两本？没有，就一本《红楼梦》，不全看，想看几回看几回，想看几行看几行。

哲学书，历史、美学、逻辑学、人类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、传播学、人才学、宗教、艺术、科学普及类，那么多书，就带这三本？是的。应该读和喜欢读应该分开。应读的不一定是喜欢的；喜欢的，也不一定是应读的。此三种，应读，我喜欢。登月，我可以抛却虚荣和附庸风雅，拿起来，即使不读，翻一番，也算一种把玩。

其实，上了月了，还絮叨了这样几句读书的话，未免败兴。如果说，我还可能打开手机赏乐、古筝、竹笛、琵琶，《汉宫秋月》《渔樵问答》《想亲亲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……元芳你怎么看？

家中还有一把蒲扇，即使不扇，也要带上。

生活，每天挂在我们嘴边，事实上，我们也必须生活。登月，当然也是生活，为了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。我上面说的那些生活必需品，基本上是不能再简了。

假使照我开列的这个生活清单在月上生活了一年，我返地后，一定会觉得，家中好多东西可以直接扔掉，再去商场看那些琳琅满目的东西，有好多是与我无关的。我也可以审视一下，我所接触交往面对的好多人，也可以再简。包括，清理庞大的书架，书房不做藏书室，尽量做到少蓄图书。

我所必需，一篇小文章就说完了，我要那么多钱物干嘛？

总括一句，登月归来，我要对生活做减法了。

能从一次登月计划的设想，爬梳剔抉，提炼一点生活的哲学，此文不枉。

（来源：鄂尔多斯大地）

当爸爸老了

旭锐

爸爸是真的老了。

他身子佝偻，花白的头发脱落大半，脑顶已完全露了出来；目光中含着几分混沌，眼睛盯上什么就很久不再移动；嘴角不时地抽搐一下，双手也总是难以自制地微微发抖，仅仅夹起一支香烟，对他来说也已经是沉重的负担。

过去的他，身子挺拔如松，每日出门前必将周身上下收拾得利利落落，即便是件洗得发白的衣裳，上身后也显出一份属于他的挺括庄重；走路一阵风，说话似洪钟，脸上则始终挂着充满自信的微笑。仿佛世上所有的路都对他笔直开放，而他需要做的，只是迈开大步向前疾行。

人类想要在无情的病魔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者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，那就是保有健全的思维。而爸爸恰恰在这方面非常不幸。他在人生的第65个年头突临一场大病，不仅身体急速垮了下去，尤为可怕的是无情的血栓阻塞了他正常的思维通道。于是，他时常眩晕、行动迟缓、记忆衰退、反应迟钝，很多时候行为难以自已。

年岁大了，又染上这磨人的疾病，十几年过去，他的抗争也越发软弱无力。于是在别人眼里，他是慢慢变懒了。仅剩的几绺白发垂到眼前，他懒得往上撩拨；坚硬的白胡子一茬茬往外冒，他不再及时刮掉，任它们在脸上蔓延；打开电视，守着一个台能连续看上好几个小时，也不愿去按动遥控器；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，他也只下意识地瞟一眼，却不会挪动身子过去接听了。

由于健忘，他有过一次走失的经历，妈妈便不让他外出走远了。所以，每次他脚步蹒跚而去的目标也变得非常单一，那就是家门外不远处那间他自己的小屋。

爸爸老了，每天都是这样一种状态。他静默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但我依然发自内心地敬重他。他已经走过73年人生的风风雨雨，不必也不大可能再往脑海中加入新的内容了。他每天过去自己的小屋，却很少去动里面的陈设，偶尔翻一下过去钟爱的书籍，也仅几页便看不下去，然而，并不忘及时将书籍归回原位。

爸爸终究成了全家人的心病。我们从医生口中得知，他这病，即便用再多、再昂贵的药物，也只能起到延缓和维持的作用。如果他自己能主动把脑子活动起来，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于是两年前，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轮番出动，劝曾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爸爸，还是把书和笔重新拿起来。但劝归劝，据观察，他除了偶尔写几个字，并未见有多大的改观。“提笔忘字”，是他给自己作出的解释。

一个多月前，我抽空回老家待了两天。一个下午，从外面买慢头回来，发现爸爸不在屋里，问正在炒菜的妈妈，她说：“又过那边去了”。

“那边”指的是爸爸那间小屋。我开门走进去的时候，爸爸正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，仿佛想着很重的心事。淡黄色的光晕染着他苍老的脸，模模糊糊显出几许茫然和寂寞。我轻轻伸手把灯打开，说：“爸，该吃饭了。”

大概是突然强烈起来的光线刺到了他的眼睛，他猛地一征，下意识用胳膊去遮挡写字台上的一张纸。

我很是欣喜：“爸，您写什么东西了吗？让我看看。”

爸爸的脸竟如孩子般一下子红了，很不好意思地把胳膊挪开一半，嗫嚅道：“你儿子是叫呢弭呢？”

“是呀，爸，您的记性真好。”我既是在鼓励他，心里也真的是非常高兴，因为儿子出生一年多来，他只见过一面，以前连名字都记不住呢。

这下爸爸笑了，把纸推给我：“那你看吧。”

我将视线投到纸上，待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辨别清楚时，一下怔住了。那纸上写着：昭弭已经长8颗牙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把他从椅子上轻轻扶起：“爸，咱该回家了。”